

【风过留痕】

## 拍洋片

□金新

拍洋片,又叫扇洋片,是一种在20世纪70年代风行的儿童游戏。所谓“洋片”别名“洋画”,其实并不“洋”,而是“土”。题材大多取于本土《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封神榜》等小说,“化整为零”后每张的尺寸约长4厘米、宽3厘米。所谓“拍”,其实就是1张大洋片剪成独立的36张小洋片,一个孩子拿出一张摆在地上,另一人用同样大小、类型的玩意儿去拍,能拍到其翻身即可胜而取之。

明明“土”片,为何称“洋”片?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长大后学了中文,有了两种猜测。

其一,可能源自如“火花”样的“烟花”——最早的洋片,人称“洋画”,是“一战”前后外国烟草公司向中国贩卖促销香烟的一种图片广告。这种洋人画的中国题材画,用硬纸片或曰马粪纸制作成长方形画片,面积略大于被叫做“火花”的火柴盒封面画,印着各种精美的图案,比如“一百单八将”之类,起初出现在开放度最大的上海。烟草商在每包香烟内附上其中的一将。这犹如集邮一样,集齐了若干张商业设计者规定的图案,可以在沪上任何一家洋烟店免费领取一包香烟。

其二,可能缘自把土话(画)当洋话(画)般的“洋泾浜英语”的修辞性联想抑或引申——洋泾浜曾是上海的一条河浜,位置在昔日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后来给填成一条马路,即现在的延安东路。其名源流更替颇为复杂:1915年以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命名“爱多亚路”,1943年改名“大上海路”,1945年改名“中正东路”,新中国诞生后(1950年)改为“延安东路”。所谓“洋泾浜英语”,是指不讲英语语法而按中文土话逻辑转成的“洋为中用”英语表达,比如唤出租车为“的士”,丈夫为“黑漆板凳”,管门人为“抛脱”,蠢人为“阿木林”,一钱不值的人为“瘟生”;把找机会说成“混腔势”,模样说成“吞头势”,全部说成“搁落三姆”……它最初是19世纪中外商人使用的混杂语言,只有口头而没有书面形式,流行于当时的上海洋泾浜周边地区而约定俗成。

拍洋片,有战术上的问题。这种游戏看似很简单,就是用自己的洋片把别人放在地上的洋片翻个身,但需要智慧。要让他

翻不动你的洋片,而你却能翻动别人的,那就要增加自己洋片的重量。于是便有了“油膏”的制作:点燃洋蜡烛,让融化的油不断滴在洋片上,直至渗透而沉甸甸的。记得那时代家里为防停电备了一些白色与红色的洋蜡烛,都被我偷偷融化掉了。有一天晚饭间,变压器跳闸,我看见母亲摸黑在旧式五斗橱的抽屉中寻找蜡烛,就趁着夜色饿着肚子匆匆溜出了家门,在梅花凉亭旁的树林里“避难”,直到看见黑暗笼罩的老屋有了光明,一颗焦躁不安而内疚的心才恢复了宁静。

而当你的对手也学会了“油膏”技术后,另一种犹如诸葛亮“借东风”般的技术又应运而生了。为了用自己的“油膏”翻动对手的“油膏”,我在家中唯一的樟木箱里翻出一件父亲应邵力子之请回国时所穿的那件宽大的花格子西装,故意不扣扣子,在甩出手中“油膏”的一瞬间,猛一扭身,用西装前襟刮起一阵人造风,把小伙伴地上那“固若金汤”的“油膏”轻松翻了个身。记得每打完漂亮一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悄悄让西装原封不动地躺回箱子里。

印象中,洋片上面所印各式各样色彩丰富的图案之美观及稀有程度是评判其价值的依据,格外受到男孩的青睐,在电子游戏尚属天方夜谭的年代,其与弹铁箍、打弹子等同被视作至高无上的乐事。

现在想来,拍洋片的真正游戏价值在于益智。我小学三年级就读完了四大名著,引导我走进文学作品的不是语文老师,而是洋片上的各种人物造型——齐天大圣孙悟空、豹子头林冲、诸葛村夫孔明、混世魔王贾宝玉……

印象中,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央视首播日是1994年10月23日,杭州某名校某语文名师居然没有看过原著,当语文组办公室里大家谈论“桃园三结义”情节之际,其竟然弱弱地问:“这是哪本书里的典故?”记忆中某年轻教师被吓得不敢,第二年就考了某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高校,逃离了中学语文组。当年老夫听到这个离奇的事儿,开天辟地爆了粗口:“老子11岁拍洋片的时候就读完《三国演义》啦!”

半个多世纪前,画面、形态各异的洋片无意中成了我这个名校语文老师少年时期的启蒙名师,千真万确!

【若有所思】

## 刘姥姥的雷尼尔效应

□童卉欣

华盛顿大学座落在美国西雅图,从校园各栋楼宇的窗口望出去,都能看到海拔四千多米的圆锥形火山雷尼尔山。此山终年积雪不化,映衬于澄蓝天空下,如海中浮岛,山麓下横巨大片原始森林,湖泊、瀑布、温泉错落其间。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们于抬头俯仰之间就能看见秀美的雷尼尔山及湖畔之景,因此他们甚至能够接受低于美国平均水平20%的薪水。教授们戏言:工资的80%以货币的形式支付,20%由雷尼尔山支付。他们的这种偏好,被经济学教授戏称为“雷尼尔效应”。

湖光山色怡情悦目,给人以温柔的抚慰,“用心留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用薪留人”。事实上,雷尼尔效应也就是时下特别流行的所谓“情绪价值”吧。

如同雷尼尔山的珍贵稀有,情绪价值并不容易获得,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对人说说好听的话,拍拍马屁,就叫提供情绪价值。比如《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乡野老嫗一个,不通任何理论,却凭借天然民间智慧和良善,无意中实践了雷尼尔效应。

刘姥姥一进大观园的时候,管家人凤姐给了她二十两银子,这个数字是精于世故的王熙凤基于来人身份,亲疏和贾家地位等情况综合判断后,给出的一个合理数字。

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就收获颇丰了,不仅吃了、玩了、见识了世间少有的好东西,临走还得了王夫人的赠银一百两,凤姐的八两,绸缎衣物几包,御田粳米两斗,药品一盒,食品若干盒,笔锭如意金钏子两个,成窑茶杯一个。

照说第二次,贾府依然可以打发刘姥姥二十两银子,他们多给出的那些,是心甘情愿地为刘姥姥提供给众人的愉悦感买单。

综观《红楼梦》全书,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一节,是贾府高贵矜持的太太小姐们笑的次数最多、最放肆的一段。刘姥姥身份卑微,却很能应付大场面,她落落大方地跟着贵族们一起插花、吃饭、听戏、游园、行酒令,她明知自己是被取乐的对象,却坦然接受而且卖力出演,以一句“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将大观园的嘉年华宴推向高潮。这句话听得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喷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哎哟,贾宝玉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姐,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惜春离了座位,拉着她的奶母叫揉一揉肠子……这逗笑全场的功力,比最优秀的脱口秀演员更胜一筹,怎能让人不心生欢喜、为笑买单?

提供情绪价值并不是作践自己,单纯地卖萌、卖丑、卖低俗,而是在取悦对方的同时,亦能自悦自洽。事后,“活动策划”鸳鸯和凤姐给刘姥姥道歉,刘姥姥说:姑娘说哪里话?咱们哄着老太太开开心心,有什么可恼的!

可见刘姥姥不但心如明镜,而且豁达、通透,敏锐却不过于敏感,自身情绪稳定,才能将欢乐和笑声洒满大观园。

【性情文本】

## 冬日雪原

□安宁

早晨醒来,看到呼伦贝尔雪原上几乎很少会被云朵遮掩的炫目的阳光。冬日的雪原上,即使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依然有悠闲散步的马群和牛羊,在厚厚的积雪中寻找吃食的鸟类,或者一米多厚的冰层下潜伏的鱼类,以及一切冬眠在地下的动物与昆虫。

两只在冬天略显肥胖壮硕的喜鹊,每天都会到我的窗下辛勤地啄食。那里是阿妈家倾倒日常垃圾的地方,所以只要不太懒惰,都可以觅得饭吃。我猜测它们的家应该就在前面一户人家废弃的仓库屋檐下,而且占地为王,不允许其他同类侵占这块风水宝地。窗户上还残留着风霞结婚时鲜红的“囍”字,将两只喜鹊映衬得多了几分灵动与喜庆,这大约也是为什么看到它们啄食一头牛伤口上的腐肉时,阿妈一家人并没有驱逐的原因。

我起初看了,觉得有些残忍。后来又听阿妈平淡地讲起邻居家的一头奶牛身患重病的时候,许多只喜鹊都来啄食腐肉,并没有人觉得奇怪,似乎那不过是日常生活里的一个场景。我就在那一刻忽然领悟到,生命的来与去,不过是自此岸流淌到彼岸,并慢慢沉淀净化的过程。

就在我来之前的几天,小婶家的三头母牛相继产下自己的孩子。因为天冷,它们便和小婶一家住在一起,所以房间里就充满了一种婴儿刚出生时的味道。这种味道也侵入了炕上的棉被或者做饭的厨具。这几乎是整个镇上冬天房间里弥漫的味道。小婶自嘲说,镇上的人都过得很“埋汰”,但聊起小牛们在房间里乱窜、跟人讨食吃,或者舔舐人的手心时的可爱,还是像母亲谈论婴儿一样开怀。阿妈还会很形象地模仿小牛们早晨醒来后,跑到床边,用脑袋撒

娇地蹭还在睡梦中的人的淘气。

冬天的奶牛没有新鲜的草吃,但它们依然保持着夏天的习惯,每天早早起来,在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住的大街小巷里散步。女人们热爱串门,奶牛们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大多数时候,它们群聚在一起,挡住大道,见有车来,无论按多少声喇叭,都纹丝不动。最后,车只能投降,要么慢慢等它们走开,要么绕道而行。但假若其中一头领头的大牛开始奔跑,牛群也会毫不犹豫地飞跑起来。这样突如其来的飞奔,人常常觉得毫无道理,但在牛的认知里,一定是军令一样不敢违背。有时候,在清冷的黄昏,也会看到大道上一只牛孤独地走回家去。我猜它的主人可能手头拮据,没钱买更多的牛给它作伴,只能等它自己生了小牛才不再孤单。不过,也许它一直都喜欢这样形单影只,就像阿爸比任何城市里的宅男都更“自闭”,几乎一年到头都不走出庭院一步,甚至连对物价的了解都停留在几年前。

晚上出去串门,忘记带手电筒,我几次陷入深雪窝里,后来跟风霞挽着胳膊一起走,终于可以不用光亮,放心大胆地往前走。风霞说,这里的路她早就熟悉了,闭着眼睛都不会迷失方向。不过半路还是被两头突然出现的高头大马吓了一跳。它们还没有要回家的意思,漫步在黑夜中的雪地上,不知道正在找食还是散步。它们的身影在夜晚的雪原上显得格外高大,我觉得,骑上马,一定有找到归宿般的温暖,因为马自会载着你回到家园。草原上所有的动物,几乎都有一种天生的回家的本领,倒是人,在茫茫的雪原上,显得渺小无依。

回头,穿越苍茫的夜色看过去,马儿已经没有了踪迹。只有头顶上的星星在安静又持久地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它们的光芒,应该是为两匹回家的马而闪烁的,我想。